



走过青春



● 新春乐



● 锣鼓迎春



● 二龙戏珠



● 龙女闹春

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

陕北的油糕

李连科

又快过年了,我不由想起陕北过年时的一种吃食——炸油糕。虽然在陕北生活工作了八年,可只在生产队过了一次传统意义上的新年。

那还是1969年的元月,我们刚来到陕北时,离过年只剩下二十多天的时间了。虽然当时农民的生活很艰苦,但小山村中仍然被浓浓的年味笼罩着。有的人家窑洞门上贴了春联,手巧的女子用红纸剪了窗花贴在

窗户上,增添了几分过节的气氛。这时候,很多人家也开始忙着做陕北过年的传统吃食——摊黄儿、粘豆包还有油糕。在陕北,我第一次吃到这些东西。

我们刚到陕北农村的时候,国家给我们每人每月下拨四十四斤粮和半斤油。春节期间,还给我们每个人特供了几斤软糜子面。我们在乡亲们的指导下,用软糜子面做了油糕。做好之后,队长亲自下厨给我们炸

油糕。炸出的油糕金黄金黄的,软糯香甜,再蘸上点白糖,真是美味!

那时候陕北过年,村里家家户户都做油糕。似乎少了油糕,就少了一道年味;少了油糕,年就不完美。当时过年,我们一到老家,他们就用热腾腾的油糕招待我们。

又快过年了,又勾起了我对当年在陕北吃油糕的回忆。虽然年代久远,但记忆深刻。

苦中作乐

林纪春

当年,北京知青到延安农村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。但插队期间,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,令知青们难以忘怀。

1969年元月,我来到延长县交口公社贺家川插队。冬季村民们大搞农田基础设施建设,兴修水利。工地旁的黄土畔上有一窝野鸽子。每当雪过天晴,我们就扫出一片地,支起筛子,在筛子底下撒一把玉米或高粱,用一根细麻绳系在支点上,将麻绳的一端拉到隐蔽的地方。不多时,饥饿的麻雀、野鸽子就来啄食。首先,其中的一两只先

试着进入筛底啄上几口,然后飞出筛子到附近停留一会儿,确认安全之后再回来啄食。如此反复几次,觉得筛底没有危险,便全部进入,大胆吃食。此刻,我们迅速拉动麻绳,筛子瞬间倒下,猎物全部捕获。

除了捉鸽子之外,我们还捉野兔。捉野兔需要做一个活套。兔子有走老路的习惯,它们从洞中出来吃食,不论跑多远,必定原路返回。如果路上留有单行脚印,那么这只兔子未归;如果路上留下的是双行脚印,那么这只兔子已返回洞内。我们就把套子下在留有兔

子的单行脚印的灌木丛中,野兔原路返回时,便会一头钻进套中。被套住的兔子越挣扎套子就越紧,越无法逃脱。

捉狐狸也是件趣事。在降雪后的晚上,把干枣去核,在其中装上砒霜,放在狐狸平时出没的地方。放的位置一定要牢记。次日天蒙蒙亮的时候,来到雪地中观察。若发现雪地上的枣不见了,又留有狐狸的脚印,我们便顺着脚印去寻找。在雪地里或者狐狸洞中,总会发现死去的狐狸。捡回后,将狐狸皮卖给供销社,换来的钱用来购买生活用品。

壶口冒险记

田新民

壶口瀑布那么壮观,心中感到万分沮丧与遗憾。

这时候,知青孙绍平大胆提议:咱们去壶口瀑布游玩时,冒着生命危险徒步涉水勇闯壶嘴,近距离观看了倾泻而下的河水砸向巨石的壮观。

壶口瀑布位于陕西与山西交界的晋陕峡谷中,河西是陕西的宜川县,河东是山西的吉县。两岸陡峭的山峰夹着顺流而下的黄河,黄河水奔腾着流向远方。黄河之水流过龙王辿快到壶嘴处时,宽阔的河床开始收缩,水流如同脱缰的野马倾泻而下,形成蔚为壮观的瀑布。

那天,当我和插友们即将到达壶口瀑布时,远远就听见空中传来了隆隆的轰鸣声,大家知道马上就要看到壶口瀑布了,心情格外激动。伴随着隆隆的响声越来越近,我们终于到达黄河岸边。来到岸边后,我们却只能看到水流从壶嘴处倾泻而下,感觉并没有之前听说的

壶口瀑布那么壮观,心中感到万分沮丧与遗憾。

这时候,知青孙绍平大胆提议:咱们去壶口瀑布游玩时,冒着生命危险徒步涉水勇闯壶嘴,近距离观看了倾泻而下的河水砸向巨石的壮观。

壶口瀑布位于陕西与山西交界的晋陕峡谷中,河西是陕西的宜川县,河东是山西的吉县。两岸陡峭的山峰夹着顺流而下的黄河,黄河水奔腾着流向远方。黄河之水流过龙王辿快到壶嘴处时,宽阔的河床开始收缩,水流如同脱缰的野马倾泻而下,形成蔚为壮观的瀑布。

憨憨女子

杜昕

我的那个小菜园,现在成了云岩镇的集贸市场了。各种大大小小的摊位,吃喝穿戴用等一切生活用品,一应俱全地摆满了整个市场。人行如织,熙熙攘攘,喊声、叫卖声交相呼应。

我站在这里,心里茫然若失……四十多年前,这里多么安静啊!我青年时代的身影像一只山羊一样,在这里涉足而过。小菜园水渠边那棵茂盛的核桃树在哪里呢?那个慢慢悠悠、慈眉善目的孙老汉在哪里呢?流逝的岁月啊,你让我遐思无限……

和孙老汉在菜园种菜,他老人家总是喊我憨憨女子。有时为了省事,干脆就直呼憨憨。比如,给菜畦上的萝卜间苗,我着一窝苗中有两棵长得一样旺盛,就留下了它们,我希望能长出两个大大的萝卜来。他看见了就直呼:“憨憨,只能留一棵,留两棵苗,萝卜就长得小小的,不好卖。”再比如,他和我聊天了,会说:“憨憨,你在北京真的见过毛主席?毛主席长得真的和画上的一样?”可怜的孙老汉,60岁的人了,都没去过延安城,一辈子蜗居在这个小山村。

孙老汉呼来唤去地喊我憨憨,我并不生气,那是因为我干了一件憨憨事。
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,我和孙老汉给菜地浇水,发现水的流速越来越慢,孙老汉怀疑水渠有豁口漏水,让我沿水渠察看,是什么地方有了豁口,快点去堵漏。于是我扛起锄头,顺着水渠往南窑沟的方向走。走着走着,忽然发现水渠在一棵茂盛的大树旁边有个豁口,清清的溪水哗哗啦啦从豁口拐了一个小弯儿,又流到南窑沟里了。我急忙举起锄头,从沟畔掏来几锄土,将豁口牢牢堵住,让溪水回归到水渠里。些许工夫,我喊向老汉:“水旺了吗?”他回应我:“旺极了,回来吧。”

溪水回归了,我松了一口气,闲情逸致来了,抬起头向大树望去。

这棵树,树干粗粗的,我好奇地丢下锄头,将大树抱在怀中。两只手除了大拇指指外,其他四指刚刚交叉。高高的树冠上枝繁叶茂,片片叶子如翡翠。更让我好奇的

是,翡翠间挂满了鸡蛋大小的绿色果实。我心里嘀咕着:“这是什么树呢?不像桃树,也不像梨树,更不是杏树了。”因为这几种果树我是认识的。

忽地,我想起在田间地头干活时,社员们曾对桃子、杏子和李子的议论:“桃养人,杏伤人,李子树下埋死人。”意思是桃子可以像吃饭一样往饱里吃,桃养人;杏不可多吃,吃多了对身体有害;李子吃多了的话,有可能丧命。这是警句,告诫人们在李子树下不可贪嘴。

菜园的周围还有其他果树,如桃树、杏树,可是在这些树结的果子还没成熟的时候,村里的娃娃们便开始偷吃了。黄队长让我和孙老汉看着点果树,可我们哪能看得住啊!别说娃娃们偷吃了,就是村里的成年人,路过菜园顺手摘个青杏、涩桃往嘴里一扔,笑着和我们打招呼,我们也不好意思说什么。

“难道这是李子树?果子挂得那么多,也没人来偷摘。要真是李子树,有那样的警句,谁还偷摘它呢。”我就这样推理,认定它可能是李子树。

忽地,我又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:“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,就要亲口尝一尝。”我长这么大不记得吃过李子,即便是李子,吃一个也死不了人。于是我踮起脚尖往上一窜,摘下一个,在衣服上蹭了蹭,张嘴就咬下去。

哎呀,不咬不知道,这一咬啊,那个苦,那个涩,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,里面硬硬的核把我的牙磕了一番。

“李子是这般滋味吗?要不是李子又会有什么?”

我举着它,快速向孙老汉跑去,边跑边喊:“老汉儿!老汉儿!你看这是什么果子呀,又苦又涩难吃死了!”

我一边说,一边用手掌当扇子,扇我嘴中没有散发出去的苦涩味儿。老汉接过去一看,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别笑啦!这到底是啥果子呀?”我说。

他笑得更欢了,把手中的锄头往地下一杵,一只手扶着锄柄,一只手像母鸡啄米般点着我:

“你呀,你,你个憨憨!憨憨!你果真是憨憨女子!”

“我怎么憨啦?”

“那明明是核桃嘛,你就不知道?你们北京人就没吃过核桃?”

“我吃过核桃啊,北京商店里有卖的,不是这样的,是黄色的。”

“黄色的是脱了皮的熟核桃,你手里的是长在树上的生核桃。你呀,没吃过猪肉,也没见过猪跑?”

我一下子被老汉说得脸红了,憨憨地说:“我没见过核桃树,更没见过长在树上的生核桃啊!”

老汉见我窘迫成那个样子,便不再笑了,就给我讲了一番核桃树的知识,如核桃苗怎么养,核桃树喜欢在什么地段生长,生核桃怎么吃,核桃养脑等等。那天,我增长了不少关于核桃的知识。在学到的知识中,最有利用价值的,莫过于吃生核桃了。

生核桃摘下来,要放在火候适当的火堆里烧,待核桃外面那层青皮变成黑色而没有烧焦的时候,快速从火中取出,趁热剥皮,再用石头砸开桃核,那鲜嫩如乳的核桃仁别提有多好吃了。后来,每当我吃起生核桃仁来,便是当期得意,忽忘形骸。

尽管那年,我们曾因粮食不足而委屈过肚子,也因没油而吃过“葱花爆炒萝卜”等等。但那年我探亲回家,我的家人都说我长胖了,黑胖黑胖的。这可能跟孙老汉教会我如何吃生核桃有关。近水楼台先得月,那棵大大的核桃树就在菜园的水渠边,是它养胖了我吧。

但从那以后,我在老汉那里也落了一个“憨憨”的名字。他老人家经常打趣我,喊我憨憨。时间长了,我似乎也习惯了。

人说往事如烟,我说往事并不如烟,我想起这些事还历历在目,仿佛就在昨天。

今天,我站在小菜园的原址上,再没有一张脸是我所熟悉的,现实生活的热流已在其上滚滚流淌了。我为此兴奋,也为此惘然。但我也因此明白了一个道理,那便是孟浩然在诗里面吟叹过的: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”

我抬起头,仰望蓝天白云,轻轻呼唤道:“孙老汉儿,憨憨女子回来了,你在天堂好吗?”